

日韓母語者口語語料語用偏誤初探—— 以句末語氣助詞為例

蔡宜靜*

摘 要

目前兩岸在語氣助詞學習成效的評估方式上，主要以語料庫與問卷調查這兩種方式考察日韓語母語學生學習語氣助詞發生語用偏誤的原因。雖然累積為數不少的研究，但是筆者認為目前的研究趨勢仍存有一些問題。就語料庫而言，語料庫多為各大學蒐集整理的內容，外部研究者無法使用。其次，語料庫多為如作文為主之類的書面語料庫，鮮少有會話語料庫。

筆者認為在進行語氣功能說明的教學步驟，除了提供學習者實際口語練習機會之外，更重要的是須開發大量真實情境的口語語料以資參考。本研究筆者主要採用『WTO 姐妹會』（WTO Sister Show）這個訪談性節目的口語語料。透過整理分析日韓籍人士在各類深度話題或對話語境中語氣助詞的誤用實例，探討其漢語是否受到日韓語母語語法特色正負遷移的影響，期導引出今後指導日韓籍學生學習參考時的規則。

關鍵字：語氣助詞、口語語料庫、WTO 姐妹會、日籍、韓籍

*康寧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副教授
電子郵件：tsaiyiching@ukn.edu.tw
收稿日期：2015.10.22

修改日期：2016.03.24

接受日期：2016.05.09

The Research of Korean and Japanese's Pragmatic Misused Errors—Focusing on Modal Particles

Yi-Ching Tsai*

Abstract

Using corpus or questionnaire as assessment methods for Japan and Korea students' particle pragmatic errors is the main research stream in Taiwan and China.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within these accumulations. First, the corpus used in recent research are belonged to private universities, external researchers can not use them easily. Secondly, almost all the corpus belong to writing articles such as composition. There are few oral corpus nowadays. I believ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speaking and to develop a large number of real situations as oral corpus for students' reference within teaching process of particle.

In this research, I adopt "WTO Sisters Show"(interview program show) as my oral corpus. By analyzing the pragmatic errors of particle that Japan and Korea guests made during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the show, I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er patterns effected by their first language. As the result, I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e rules of syntax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for students' reference.

Key Words: particles, oral corpus, WTO sister show, Korean, Japane

* Associate Professor,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Kang Ning

壹、引言

語料庫語言學興起於1980年代，藉由蒐集大量客觀、真實語料進行標記工作及用例整理，成為教學時的參考。與此同時，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料也受到重視，建置了所謂的學習者語料庫（*learner corpora*）或中介語語料（*interlanguage corpora*）。最早的學習者語料庫是1980年代晚期由朗文出版集團所建立的朗文學習者語料庫（*Longman Learners' Corpus*），約一千萬詞規模，語料來源為各國英語教師所提供的學生作文或考試語料。漢語學習者語料庫的建置較慢，以2009年在中國正式公開的「HSK動態作文語料庫」¹為代表。臺灣也自2006年起開始建構類似性質的「TOCFL學習者語料庫」²。

目前在漢語語氣助詞的學習成效評估，有利用學習者語料庫探究外語母語學習者在習得過程發生語用偏誤的研究動向。例如，張莉萍（2013）採用中介語對比分析方法（CIA）³，比對臺灣漢語母語者與外國人學習者的語料庫，找出不同階段學習者的句式表現特徵，將研究成果如把字句的語法特徵應用於教學評量；並嘗試對比分析英、日、韓、越、印尼、泰六個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

的語料庫，歸納出幾個語法特徵的歧異所在。

雖然中介語對比分析的研究成果相當多，但筆者認為目前先行研究所使用的語料庫多為如作文類的書面語料庫，少有以實際口語會話語料庫進行分析的研究成果。思考如何突破語氣助詞功能教學的瓶頸和侷限，筆者認為除了透過提供學習者大量口語練習之外，更重要的是模擬大量真實情境進行教學輔助。基於本研究問題設定，筆者現階段透過蒐集整理『WTO姐妹會』（WTO Sister Show）這個訪談性節目的日韓語母語高級水平外籍人士的口語語料，採用中介語語料庫對比分析的方法作為探討語氣助詞語用偏誤的參考，期望導引出今後指導日韓籍學生學習參考時的規則。

貳、日韓語母語者的語用一致性

日語和韓語這兩個語言在語言生成背景乃至文字構成方面，雖然都曾經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是在語法體系和孤立語的漢語體系不同，皆屬膠著語⁴。因此當然可以預設這兩個語言背景出身的學習者，在漢語的學習過程產生的偏誤必定受到母語特色的影響有共通性。透過分析日韓母語者口語語料的正負遷移傾向的實例，筆者認為可為日後指導這兩個外語背景學習者的華語教學作出貢獻。

目前就日韓語母語學習者在語用方面，特別是語氣助詞展現的一致性，有張莉萍（2013）歸納整理的「兩者在「的」的使用相對地突出」，「兩者在使用語助詞「吧」的使用頻率相對地高」⁵這兩個與其他母語外

¹語料內容為母語非漢語的外國人參加高等漢語水平考試（HSK）的紙筆作文，蒐集了1992到2006年期間外國考生的部分作文答卷，計有11569篇高等程度學習者的寫作語料，四百多萬字的規模。

²這個語料庫蒐集了2006年至今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的考生在電腦考試中直接於線上輸入的文字。涵蓋42種不同母語背景，不同能力考生所寫的作文，共5092篇，130個主題，約114萬詞（174萬字左右）的規模。

³CIA（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是語料庫語言學與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結合後的新領域，主要針對兩類語料進行對比，有本國人語料庫和學習者語料庫的比較，以及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語料庫間的比較（Granger, 1998:12）兩種。藉由前者的對比分析可以找出學習者少用（*underuse*）或過度使用（*overuse*）的語言特徵；透過後者的對比分析，可以找出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的語言特徵。

⁴除了日語和韓語，芬蘭語、滿洲語、蒙古語、土耳其語等都屬典型膠著語。膠著語是由威廉馮洪堡在1836年所提倡的語言分類之一，是具有詞形變化的多式綜合語的語言類型，在名詞、動詞等品詞後方加上不同詞尾來實現語法功能。

⁵與其他四個語言對比後，日韓語母語學習者還有另外兩個語法特徵的一致性，分別是「日語者在使用代名詞

語學習者不同的慣用語法特徵。日韓語母語學習者頻繁使用語氣助詞的顯著性，應該是因為這兩個語言都有表達情態的助詞或語氣表達手段。以「吧」為例，徐晶凝（2003）在日漢對譯語料的語法對比中得出日語母語者交際時頻繁使用語氣助詞「吧」，是源自於類似使用日語「ね」這個做為潤滑雙方關係的語氣助詞，表示禮貌的委婉語氣⁶。謝瑩（2011）也認為韓國學生出於對禮貌策略的敏感性，會主動選擇在句末添加語氣詞以達到表示禮貌的目的，於是出現語氣助詞多用的偏誤，其中包括「吧」的使用⁷。

先行學者對日韓母語者使用「吧」作為禮貌策略的見解，對應王麗君(2005)分析漢語「吧」這個言談標記弱化了話語中的態度，使語氣得到緩和，為聽話人留下了轉圜餘地的見解⁸之下，也可以確認這三個語言有相同表達話者態度和意圖的語氣表現的規則，也正由於這樣的一致性，形成語言學習上的正遷移。

但是，漢語「吧」的語用未必僅只有潤滑雙方關係的意涵，也有讓聽話者能夠針對自己提供的命題信息進行確認的意涵。例如「他走了吧。」和「他走了吧？」這兩個句子在書面上是句號與問號的差別，前者是測度性的陳述，表達說話者本身「不確定」的語氣，後者不僅包含了說話人的測度，還有向聽話者發問的意涵⁹。換句話說，問號的「吧」

作為預料聽者對詢問內容能給予肯定性確認的問句，出發點包含有說話者對命題真摯的關心，這時就無法等同於日韓語言表達禮貌或委婉語氣的語氣助詞用法。若是無法掌握這個語法特徵就會造成日韓語母語學習者產生負遷移¹⁰。

參、漢日韓語氣助詞的對比與整理

本節依據漢日韓語三種語言的文法規則，就語氣助詞部分進行對比與整理，作為日後筆者分析日韓籍人士語氣助詞語用偏誤時的參考。雖然孤立語的漢語和膠着語的日韓語都有表達語氣的手段，但側重點有所不同，漢語以詞彙手段來表達，日語和韓語則以語法手段來表達。吳英花(2013)整理韓日語的語氣表達手段，有「語氣詞」（日語的語末語尾，韓語的語末語尾）、「助動詞」（韓語的語末語尾）和「語氣副詞」（日語陳述副詞）這三種方式¹¹。本研究主要分析漢語語氣助詞的用法，因此著重於「語氣詞」這個分類。暫且不細論其文法功能¹²，很明確的是日韓

「確信度」較弱。

¹⁰學習者在目的語知識不足夠的階段，將第一語言的規則或習慣轉移到目的語的形式稱為語言的遷移。如果兩者規則一致，即形成正遷移；如果兩者規則或習慣不同，則產生所謂負遷移。要是學習者產生的負遷移沒被糾正，長期使用錯誤的規則成為習慣以後，就發生所謂的石化現象。

¹¹吳英花（2013）。漢韓日語氣表達手段對比。延邊教育學院學報第27卷第1期。吳針對漢語語氣助詞、韓語語末語尾和日語語末語尾提出對比分類，漢語部分有「的、了、呢、嗎、吧、啊」這6個語氣助詞，韓語部分有「(는/ㄴ)다、(는)구나、지、것다、마、느냐?、(어)라、소서、려무나、자」這10個基本形態的語末語尾，日語部分有「か、かしら、な(あ)、な(禁止)、ぞ、ぜ、よ、わ、ね(え)、さ、や、とも、の、こと、ものか(もんか)」這15個語末語尾。

¹²日語在語氣表達比韓語相對自由。韓語語末語尾只能位於句末，只能用於謂詞詞幹後面，不能組合使用，而日語語末語尾可以位於句中、句末，可以用於謂詞的不同形態後，也可以組合使用。另外，韓語的語氣副詞在句中只能充當狀語，而日語的陳述副詞在

「我、你」，母語韓語者在使用代名詞「我」的頻率相對突出、「日語者在使用連接詞語「所以、...的話」的使用頻率相對突出。母語韓語者在使用連接詞「所以、可是、...的話」的使用頻率相對突出」。

⁶徐晶凝（2003）。語氣助詞“吧”的情態解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4期。

⁷謝瑩（2011）。高級水平韓國留學生漢語語氣詞嗎吧呢偏誤分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⁸王麗君（2005）。漢語會話中末尾標記語的語用功能分析。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14,137-140頁。

⁹齊滬揚（2002）。「吧」的功能被定義為介於疑信之間的「不確定語氣」，經常出現在表示或然語氣的句子中，命題常為表示可能性的詞語，其本身具有的

這兩個語言彼此間難有一對一單純的對應形式¹³。再加上日語語末語尾屬附加要素，有「よね」「わね」複數語末語尾相加的特色¹⁴；韓語語末語尾是完成句義不可或缺的必須要素，不可有複數語末語尾相互銜接的形式。本研究在參考先行學者列舉歸類的漢語語氣助詞的語義功能後¹⁵，認為先採取韓日語的近似語用做分類¹⁶，也就是言談標記所定義的語用功能¹⁷，再對應上「的、了、呢、嗎、

吧、啊」¹⁸這六個語氣助詞，能夠較明白掌握日韓語母語外籍人士產生偏誤的原因。三個語言語氣助詞的對應表整理如表 1。

事實上，台灣的漢語母語者在日常對話使用的語氣助詞除了頻率較中國漢語母語者高之外，還有台灣本地特有的語氣助詞，如「耶(ye)」、「乎(honnh)」、「咧ㄌ一せ(leh)」、「哩(li)」、「ㄉ一又(hiu)」或「ㄋ一(ni)」等受到閩南語方言影響的語氣助詞¹⁹。由於本研究主要的分析對象是居住於台灣的日韓語母語者，雖然上表整理的語氣助詞為典型語氣助詞，日後將繼續與台灣漢語母語者的口語語料²⁰進行比對，作為分析日韓語母語口語語料的其他非典型語氣助詞的語用偏誤時的參考。

句中不僅能充當狀語，也可以充當定語和謂語。

¹³文彰鶴(2011)。「日本語と韓国語の文末形式に関する対照研究「知覚表明」と「知識表明」の概念を中心として」『言語情報科学』9、31-47頁。

¹⁴漢語的語氣助詞在句中也可以組合兩個助詞使用，如「嗎」、「呢」、「吧」、「啊」等與「的」和「了」組合構成「的嗎」、「了嗎」、「的呢」、「了呢」、「的吧」、「了吧」、「的啊」、「了啊」等形式，表示疑問語氣。

¹⁵探討語氣助詞的研究論文一般以齊滬揚(2002)規範的「傳信」(evidentiality)和「傳疑」(modality)的測量尺度，作為分析說話者對說話內容的信或疑的態度表義上的依據。房玉清(1992)將語氣助詞分為九類(摒除感嘆和停頓語氣為七類)，再就其中三種類型的功能細分。

¹⁶參考「韓國語固有語 Wiki」

(http://ja.korean.wikia.com/wiki/Korean_Wiki)的韓語語末語尾的分類整理表。漢語相關先行文獻所列出的語氣功能分類相當多，但是其分類方式，隨著韓日母語者本身語法的語境限制或者語法功能的不同，無法進行單純的對應，因此本研究優先整理日本網頁所整理的韓日語語用言談標記的對照分類方式後，再依分類項目填入筆者參考『日語口語文法表解』(致良出版社，2005)所判斷的漢語語氣助詞對應。另外，就日語的「ね」此助詞部分的對應，韓語有八種語氣助詞的對應形式「Φ」、「-ci(yo)」、「-kwun(yo)」、「-ya/-e/-ey/-kkey(yo)」、「-ko/kwu(yo)」、「-tey(yo)」、「-kel(yo)」，而日語「よ」的部分除了上述八種語氣助詞之外，還必須增加「-tun(yo)」、「-sey(yo)」這兩個對應的形態(李知映(1997)「終助詞の意味機能に関する比較研究」修士論文，韓國啓明大學)。本研究此次並不將「ね」和「よ」的部分納入探討範圍。

¹⁷筆者也採取同意語氣助詞具備言談標記功能的立場，透過語用研究分析方法探討語氣助詞的核心語義。言談標記具有語言元功能中的語篇和人際互動的功能，表明說話人對說話內容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或者對聽話人在言談情景中期待的立場或態度。

¹⁸關於語氣助詞的研究對象，呂叔湘(1952)說明基本語氣助詞只有「了、的、嗎、呢、吧、啊」這六個單音節的文字，其他的都是這些變化出來的(如「啦」是由「了」和「啊」在快速語流的連續音便形成的標音文字，「嘛」是「嗎」和「啊」合成的標音文字)。齊滬揚(2002)也將這六個語氣助詞歸屬為典型助詞，其他的則歸類為非典型語氣助詞。另外，胡明揚(1981)則認為「的」是結構語氣助詞，「了」是動態語氣助詞，兩者不算正統的語氣助詞。

¹⁹林華東(2007)指出閩南方言的語氣詞來源與普通話同源的有「啊」、「呢」、「啦」、「嘛」、「咧」、「囉」、「噢」和「嘍」八個，以泉州話為例初步統計至少有 31 個。閩南方言語氣詞系統特色有四。一是繼承古漢語的部分語氣詞；二是有一些語氣詞與普通話同源，但用法與語氣卻有所不同；三是擁有句首語氣詞，保留了古漢語的句法結構型式；四是不僅句末而且在句首都有語氣詞連用的現象。

²⁰漢語母語者的口語語料部分，預定使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王莢芳教授國科會計畫所收集的口語語料。其內容包括「電視/廣播節目訪談」、「日常對話」與「政論節目」這三種不同語體，各約 5 個小時，共計 15 個小時的口語語料。日韓語母語外籍人士的口語語料和台灣漢語母語者的比較將於日後另撰論文進行分析。

表1韓日漢語氣助詞對應表

語用言談標記	韓語的語末語尾	日語語末語尾	語氣助詞
疑問・感嘆 (對平輩或晚輩)	<u>나</u>	~か	嗎、呢、吧・啊
疑問 (禮貌)	<u>나요</u>	~ですか?/ますか?	嗎、呢、吧
強調	<u>데요</u>	~のです	的
斷定	<u>(이)야</u>	~だ	的、了
感想・感嘆 (對平輩或晚輩)	<u>(이)네</u>	~だね	吧、呢・啊
感想・感嘆 (禮貌)	<u>(이)네요</u>	~ですね	吧、呢・啊
附和 (對平輩或晚輩)	<u>(이)구나</u>	~だね	啊、呢
	<u>(이)군</u>		啊、呢
附和 (禮貌)	<u>(이)군요</u>	~ですね	啊、呢
意志・勸誘 /同意要求・推測/ 強調・疑問・催促	<u>지</u>	~しよう ~だろ(う) ~か?、~したら?	的・吧 /吧/ 的・嗎、呢、吧・ 啊、吧
催促 推測感嘆 確認	<u>지요</u>	~しましょう ~ですね	啊、吧 吧、啊
	<u>(조)</u>	~ですか?/ますか?	的、了
勸誘 (對平輩或晚輩)	<u>자</u>	~しよう	吧
勸誘 推測	<u>(르/을)까요</u>	~ましようか? ~でしょうか	吧、嗎 吧
疑問	<u>(르/을)까</u>	~か?	嗎、呢、吧

(이)的部分是接續名詞時須插入的發音。

肆、口語語料的採集對象與轉注方式

本研究的日韓語母語外籍人士的口語語

料採集自 臺灣八大電視 製作的『WTO姊妹會』這個訪談性節目。本節目自 2009 年 3 月 2 日起播出至今，邀請的節目來賓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配偶或外國籍學生，故以世界貿易組織 英文縮寫命名。每集節目都定有主題，談話的內容也相當多元，包括各國文化差異、異國風俗、語言學習經驗、婚姻生活等，因此受邀上節目發表意見參與話題討論的外籍來賓當然都是高漢語水平²¹。

日韓語母語外籍人士的口語語料範圍，設定以 2014 年前六個月期間放映的節目份量為蒐集對象，共有 28 位日韓籍來賓參加節目，依其上節目的次數多寡由左至右整理為表 2²²。就組成來看，有日籍女生 8 位、日籍男生 8 位、韓籍女生 8 位、韓籍男生 4 位。另外，就上節目次數來看，日籍女生 45 次、日籍男生 49 次（日籍共計 94 次），韓籍女生 71 次、韓籍男生 18 次（韓籍共計 89 次）；日籍和韓籍來賓上節目的次數大致相當，但以男女比例的次數來看，日籍男女來賓的次數較為平均。

另外，這些日韓籍來賓的口語語料紀錄，筆者主要針對網路電視節目轉錄的會話影音中，判斷有使用語氣助詞的部分進行句子的文字轉注(transcription)。轉注的口語語料標示方式如下。

「20140101「各國便當變化多端?! 台灣便當一級棒?!」Asami・日本籍・女」

就像是打開禮物的樣子，因為外面看不到嘛(07:51)…原來這個是什麼東西這個是什麼東西嘛(08:36)…看得出來吧(08:52)…因為台灣人不吃冷的便當嘛(19:35)…就是在美國受教育嘛(33:01)…

首先標題由左至右依序代表「本節目播出時間，談話主題，姓名・國籍・性別」。標題下的口語語料，就是針對 Asami 在這集節目中使用了語氣助詞的句子進行摘錄和轉注的結果。「…」的記號表示省略說話者未使用語氣助詞、或與說話者無關的話輪移轉；判斷為語氣助詞的部分以底線標示；判斷語氣助詞有誤用的部分以粗體字標示；括號中的數字表示前方語料句在節目的放映分秒數。

表 2 2014 年 1~6 月期間參加『WTO 姊妹會』(WTO Sister Show) 節目的 28 位日韓籍來賓

國籍 性別	姓名							
日本女	ASAMI (25)	Hihi (4)	梨梨亞 (4)	Yuki (4)	晶晶 (3)	雪希 (3)	Karin (1)	Yuko (1)
韓國女	Zuzu (29)	小敏 (19)	水晶 (8)	Gina (5)	安安 (3)	Jessica (3)	美英 (2)	金正恩 (2)
日本男	葛西健二 (20)	Atsushi (12)	Makoto (8)	田中宏呂美 (5)	朝井博 之(1)	Daiki (1)	Yukiya (1)	Mondo (1)
韓國男	敬錄 (9)	Honey (7)	李昌浩 (1)	愛德華 (1)				

(括弧內的數字為該當來賓參加節目的總次數)

伍、口語語料的「中介語」 (Interlanguage)語例

本研究的日韓語口語語料規模約計 3 萬字數左右，本發表不逐一就偏誤語氣助詞部份的現代漢語語法和日韓語法作對照和分析，僅以(4-1)的轉注語料為例，做日籍女 Asami 個案的語例分析，其餘部分將另以其他論文發表。透過轉寫 Asami 在整集節目的發言，可以發現這位日籍來賓傾向於多用「嘛」這兩個語氣助詞。語料大多數的語氣助詞使用是符合當下語境，可以判斷為無誤，唯「這個是什麼東西嘛」、「就是在美國受教育嘛」這幾個句子，粗體字部分是筆者主觀判斷有偏誤的句子。

例如「嘛」以現代漢語語法所規範的敘述句作判斷時，表達的是話者認為所說內容「理所當然」或「十分明顯眾所周知」。「這個是什麼東西嘛」的疑問詞，「就是在美國受教育嘛」表達只有說話者自己知道的事實的口吻，兩者也都不符合這個語氣助詞的規範用法。產生語用理解失誤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日籍來賓在語感的轉換受到「でしょうか」、「よ」的用法影響移轉至「嘛」，才產生了較偏離「嘛」核心語用意義的句子。

這些不符合漢語語法的句子，有部分研究者的觀點以「錯誤」或「病句」稱呼，歸類為「石化」現象，但是筆者認同 Selinker (1972)所提出的「中介語」(Interlanguage)概念。也就是說，在探討「的」、「嘛」的偏誤時應該回歸於這些句子是日籍來賓將日語文法移轉為漢語句子的錯誤認知所致，即外語學習者從第一語言過渡到目的語的過程中所產出的語料。

陸、語氣助詞的詞頻統計與分析

一、語氣助詞的詞頻統計

語料中出現的句末語氣助詞共有 21

個。包括 6 個典型語氣助詞和 15 個非典型語氣助詞。在詞頻統計上，筆者使用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詞庫小組開發的中文斷詞系統(包含未知詞擷取與標記)²³進行輔助斷詞後，再參考「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分類中的「語助詞(T)」²⁴這個詞項，就各自語氣助詞出現頻度進行統計。由上至下依日籍女生、日籍男生，韓籍女生、韓籍男生順序，將語氣助詞(高頻至低頻)由左至右排列整理為表 3。(第一順位、第二順位、第三順位、第四順位、第五順位、第六順位分別以不同形式的下線標示)

首先，語氣助詞的高頻度使用率第一順位在日籍女生、日籍男生，韓籍女生皆為「的」(韓籍男生的第二順位才是「的」)。這個部分與張莉萍(2013)歸納的「兩者在「的」的使用相對地突出」的說法一致。但「吧」的使用頻率不管國籍男女皆較其它五個典型語氣助詞的使用頻率低，這個部分與張莉萍(2013)的「兩者在使用語助詞「吧」的使用頻率相對地高」的結論略顯有所出入，但是筆者認為或許可以歸結為本研究調查的對象是口語語料，因此與調查對象為書面語料的結果呈現差異，可以確認日韓國籍話者在會話狀態中較不常使用「吧」。

高頻度使用語氣助詞在第二順位以後皆不相同，如第二順位的助詞日韓籍女生是「了」、日籍男生是「啊」，韓籍男生是「的」。唯由本表可以確認的是高頻度使用語氣助詞

²³<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²⁴中央研究院語料庫架構的分類系統，有非謂形容詞(Adjective)、體詞(Noun)、動詞(Verb)、介詞(Preposition)、連接詞(Conjunction)、副詞(D)、感歎詞(Interjective)、語助詞(T)八大類。「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的「CKIP 詞類標記」將「了、嗎、嘛、啊、吧、呢、啦、哦、吶、耶、咧、喔、呀、哇、乎、囉」這 16 個歸為「語助詞(T)」此類別。另外，「的」是歸於「*的，之，得，地*」，「著」是歸於「時態標記」，「欸」、「唷」和「喏」是歸於「感嘆詞」。

確實都集中於典型語氣助詞。以下就典型語氣助詞的「啊」，「了」和「啊」在快速語流連續音形成的變體形式「啦」，「嗎」所

派生的變體形式「嘛」，和非典型語氣助詞部分的用例各自做分析。

表 3 日韓籍男女來賓語氣助詞出現頻度統計表

	的	了	嗎	嘛	啊	呢	吧	啦	哦	吶	耶	著	欸	咧	喔	呀	哇	唷	乎	囉	啞
日女	203	103	47	99	72	25	29	20	15	10	9	7	4	2	2	1	1	1			
日男	269	120	59	103	122	28	40	79	11	30	15	4	5		3	1		3	19	3	
韓女	385	240	103	84	150	202	43	25	42	28	22	16	4		4				1	4	3
韓男	93	20	32	24	108	3	10	12	7	10	2	2					2	1			

二、典型語氣助詞：「啊」的分析

較特別的是韓籍女生第三順位的高頻度語氣助詞「呢」總共使用了 202 次，比日籍男女多出 6 到 8 倍左右。這個特別突出的現象，在調查上節目次數最的來賓Zuzu的語料後，發現就她單獨一人使用「呢」的次數就多達 183 次，因此可以確認這個現象和這位韓籍女性本身傾向使用「呢」作為結尾口頭禪的習慣有關。例如Zuzu不僅在表示是非問句以外的疑問句使用「呢」（「問誰呢」），在指明事實而略帶誇張的句子（「很有名的人呢」），使用句中停頓和敘述句末尾表示持續說明的用法²⁵（「可是呢，你知道嗎」、「烤了之後呢，甜甜辣辣的」、「然後出國的時候呢」）等等她都大量使用這個語氣助詞做緩衝。以ZUZU本身的談話內容判別，透過「呢」加入了她本身的情緒與態度，和對話題的涉入感，確實符合王麗君(2005)所說明當說話者以一般語氣說話時，帶有「呢」的句

子讓人感覺較親切、婉轉的口吻²⁶的現象，但也因此導致韓籍女生整體在「呢」這個語氣助詞的頻率偏高。關於這個變數，筆者將於日後預先做排除與調整，以保持本研究分析數據的客觀性。

三、變體形式語氣助詞的分析

（一）「啦」的分析

日籍男生第五順位的高頻度語氣助詞「啦」也是非典型語氣助詞，總共使用了 79 次，平均比日籍女或韓籍女多了 2 到 3 倍左右。這種突出的現象也同樣集中於上節目次數多的日籍來賓葛西健二，調查他本人使用「啦」的次數就多達 56 次，可以視為是他本人的口頭禪之一。「啦」是「了」和「啊」在快速語流的連續音便形成的標音文字(呂叔湘，1952)，因此兼有「了」與「啊」兩種語氣(湯廷池、湯志真，2007)。以李櫻(1999)和台灣話語尾助詞的對應觀點來看，「啦」標示完整單位的結束，常意味著說話者認為其語句訊息頗具重要性。但是分析葛西健二使用「啦」的句子時卻發現多項歧異的語法

²⁵「呢」的幾項用法參考呂叔湘(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²⁶同註 8。

規則，例如部分句子確實可以理解成他將「啦」代換為宣稱本身意見的「よ」的用法（「那樣子我覺得不對啦」、「我不能接受啦」、「是願意當作那個家庭主夫啦」、「因為我家有兩只狗啦」、「有混血啦」）。另外他在「你在說什麼啦」的句子中究竟是誤用了疑問詞「呢」還是抱怨的口吻；或是他在「我遇到什麼一些年輕人啦，不會幫長輩倒酒啦」的句子中是否誤用了舉例助詞「啊」；或是他在「男生的話就我來負責啦」、「都忘記那個速度感啦」的句子中是否將「了」的用法混淆等等，過份分歧導致難以分類的「啦」的用法是這位來賓的語氣特徵。筆者觀察這位日籍來賓在會話策略中，採取台灣國語式的「啦」進行搞笑的意思相當明顯，因此才會濫用「啦」而造成語焉不詳的句子（如「其他人都沒有跟我找的，連絡啦」、「因為我喜歡開玩笑的啦」、「雖然我沒有仔細研究過啦」、「就應該超過了12年多啦」、「我選的就是孔鏘了啦」等等）。

（二）「嘛」的分析

除了「啦」之外，屬非典型語氣助詞的「嘛」，是「嗎」所派生的變體形式，但在口語語料中卻較其它的典型語氣助詞出現的頻率還高（日籍女第三順位、日籍男第四順位、韓籍女第六順位、韓籍男第四順位）。參考中國先行研究關於「嘛」的說明²⁷，這個語氣助詞主要用於表達說話人對所說話語的確信，或對說話者而言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事

²⁷呂叔湘（1952）提出「嘛」是「嗎」和「啊」在快速語流的連續音中合成的標音文字。屈承熹（1998）說明「嘛」在語義層次上是預設的標記，在情態層次上是表堅持的小詞，在話語層次上是表顯著的小詞。齊滬揚（2002）提出「嘛」為典型語氣助詞「嗎」所派生的語言變體形式，以傳疑傳信的觀點來看，「嘛」主要表示顯而易見、對已然事實的「確定」，屬於「高度確信」的語氣助詞。另外，王麗君（2005）也就「嗎」和「嘛」的功能分別說明「嗎」為表達說話人對所說話語的懷疑，邀請對方給予證實或回答，「嘛」則是通過加強命題假設強度，表達說話人對所說話語的確信。

實，衍生出說服、央求、不耐等語用意涵。相對而言，台灣學者李櫻（1999）則提出「嘛」的語用功能應該近似台灣話語尾助詞的「ma」的說法，作為標示說者訴諸其與聽者之共同認知或立場，以表達對聽者立場的贊同或尋求聽者認同的意涵²⁸。如果以中國規範的文法來看這些外籍人士使用「嘛」敘述句的情境時，可能導致誤會這些外籍來賓的口吻是失禮或傲慢的；但是如果以台灣所規範的觀點來看這些外籍人士使用「嘛」敘述句的情境時，可以理解為日韓籍來賓是以本身母語的委婉禮貌的概念出發，才造成多用「嘛」這個語氣助詞。換句話說，「嘛」這個語氣助詞的高使用頻率應該是日韓籍人士在對話中為了緩和場面或保持圓融人際關係所運用的策略。

四、非典型語氣助詞分析

變體形式語氣助詞的「啦」雖然是因為個人因素才集中於日籍男生，實際上日韓男女都均等使用這個語氣助詞。相對於此，「乎」這個語氣助詞才出現20次，幾乎集中於日籍男生 Makoto 一人（14次）。台灣使用「乎」時通常表達話者的疑問，此用法是由台語的疑問詞「乎(honnh)」轉化而來，如「你剛從美國回來乎？」，「乎」的語氣大致等同「嗎」這個疑問詞的用法。但是分析 Makoto 本身所使用的「乎」的句子卻發現他並不是使用疑問詞的意涵作運用，而是理解為日文中表停頓「が」的口氣（「來到我家乎、然後我先幫你倒酒乎、然後呢」、「因為我現在住國外乎，可是會想念我媽媽做的菜啦」）；或是把「乎」轉換成告知他人宣稱本身意見的「よ」的文法規則（「但是呢，我還是有覺得奇怪的事情乎」、「今天我要做的料理呢，是日本傳統的家常菜乎」、「很傳統的味道乎」、「幾乎都會做的乎」）。除了使用「乎」，

²⁸李櫻（1999）。台灣話的語尾助詞：言談語用的分析。台北文鶴出版。

台灣還有「呢」轉型的方言型態「哩(li)」或「咧(leh)」的語氣助詞來表達疑問，這也是受到台語直接影響，帶有「嗎」的疑問語氣，如「那麼你咧？」或「那麼你哩？」。其他尚有幾個出現次數較少但為台灣獨有的語氣助詞如「欸」、「喔」、「呀」、「哇」、「囉」、「喏」、「吶」和「噲」，因為用例較少就不在此逐一就這些語氣助詞的現代漢語語法和日韓的語法作對照和分析。

整體而言，雖然偶有偏誤的語例發生，透過以上的分析應該不難理解外籍人士何以嘗試使用這些在台灣母語者也不自覺使用的台語轉化而來的語氣助詞了。畢竟外籍學習者與母語者談話聊天的過程，即便模仿練習的過程因本身語言背景來詮釋這些偶爾聽到但不熟悉的語氣助詞有可能發生錯誤的理解，但是觀察注意母語者的回應後再修改的過程，累積對於句末語氣助詞的熟悉度，絕對是第二外語學習所不可或缺的必經之路。

柒、結論

雖然本研究以「日韓語母語高級水平外籍人士語氣助詞語用偏誤的研究」為研究主題，在整理分析這些口語語料中出現的語氣助詞時，首先，發現日語和韓語母語者在一般日常交談的對話的語氣助詞使用上的差異。另外，觀察在台灣地區生活的外籍來賓，更加大量使用多樣語氣助詞來增加交際時的言談功能，這個部分筆者認為應該是台灣所使用的語氣助詞受到閩南語的影響，產生了更加多元的語氣助詞所致，因此間接的影響了到台灣學習漢語的外籍人士。

唯本研究目前於探討『WTO姊妹會』口語語料的語氣助詞的分布情形後，參考言談標記和現代漢語語法等語用特色，以及第二語言習得的中介語問題等觀點，僅就部份外籍人士的語氣助詞的偏誤現象進行分析，尚

未有足夠的時間就整體語氣助詞的使用特色和漢語母語者口語語料中所使用的語氣助詞類別的差異做對照研究。另外，特別是思考認知語言學者所強調的三個外語學習者的觀點尚未進一步深進行反思，是本研究將來需要特別補足之處²⁹。本研究期透過日後整理台灣母語者在各類深度話題或不同對話語境的語氣助詞的特徵，作為分析日韓語母語高級水平外籍人士在不同情境中語氣助詞誤用實例的參考語例，進一步釐清和歸納中介語正負遷移的影響所在，作為今後指導日韓籍學生在語氣助詞認知難點的參考，以此回饋於中文教學。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王麗君(2005)。漢語會話中末尾標記語的語用功能分析。《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14，137-140。
- 文彰鶴(2011)。日本語と韓国語の文末形式に関する対照研究「知覚表明」と「知識表明」の概念を中心として。《言語情報科学》，9，31-47。
- 呂淑湘(1982)。《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淑湘(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何文彬(2010)。現代漢語語氣助詞基本功能研究綜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
- 李櫻(2012)。《語用研究與華語教學》。臺北市：正中書局。

²⁹參考 Ringbom, H., & Jarvis, S. (2009) 所提出之外語學習角度，共有三種方向(母語和外語間的真正相同之處(actual similarities)，外語學習者主觀意識到的相同處(perceived similarities)，以及他們假定的相同處(assumed similarities))，這是本次研究尚未深入探討和涉及的層面，將於日後的研究中進行補足與檢討。

- 林華東(2007)。閩南方言語氣詞研究。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5(5)。
- 吳英花(2013)。漢韓日語氣表達手段對比。延邊教育學院學報，27(1)。
- 房玉清(1992)。實用漢語語法。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胡明揚(1981)。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上)(下)。中國語文 1981(5)(6)。
- 徐晶凝(2000)。漢語語氣表達方式及語氣系統的歸納。北京大學學報，3(37)，136-141。
- 徐晶凝(2003)。語氣助詞“吧”的情態解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4)。
- 徐晶凝(2008)。現代漢語話語情態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
- 陳丕榮(2010)。外籍學習者漢語句末語氣助詞習得研究與教學應用(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湯廷池、湯志真(2007)。華語與日語「情態詞」的對比分析。第八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73-117。
- 齊滬揚(2002)。語氣詞和語氣系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蔡文清(2014)。電視「素人談話性節目」產製之研究—以『WTO 姊妹會』為例(2009-2012)(碩士論文)。世新大學，臺北市。
- 張莉萍(2014)。不同母語背景華語學習者的用詞特徵：以語料庫為本的研究。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19(2), 53-72。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1)。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謝瑩(2011)。高級水平韓國留學生漢語語氣詞嗎吧呢偏誤分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英文部份

- Brown, H. D. (2002).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NY: Longman Inc.
- Ringbom, H., & Jarvis, S. (2009). The Importance of Cross-linguistic Similarit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Teaching*.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06-118.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 209-31.
- Sylviane, G. (1998). The Computer Learner Corpus: A Versatile New Source of Data for SLA Research, *Learner English on Computer*, 3-18.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ondon & New York.